

比長江激越 比黃河浩蕩

訪溫瑞安及神州詩社

堇秋



「……唱到悲歌慷慨，情節激昂，

發人深省，無限感傷，

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

可泣可歌，人世炎涼……

可泣可歌，人世炎涼……」

有一羣人，由馬來西亞唱到臺灣，不論歌聲壯懷激烈或者悲切哽咽，神州，永遠是他們的總譜。有一羣人，由剛擊道而琴劍道，綠州而神州，不論形容枯槁或豐腴，一旦鑼鉦聲起，定有既然出乎的勇決。

「我的歌是一道靜靜的水流穿出幽谷

本是悠閒，而後激越。越是荒漠，

越是悲壯。轉轉折折，許許多多滙

合後，化成一條萬古雲霄萬古愁的

身姿，浩浩蕩蕩地唱：

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的悲

傷是千萬人的悲傷我的歌是千

萬人的歌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

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

黃河……

（「黃河」）

燈光下，神州詩社的老大溫瑞安正一氣呵成浩浩蕩蕩的朗誦着「黃河」。其它的人則席地於四周，落於光圈中，或落於光圈外；默默讓迎面旋來的大河衝刷過他們的心胸捲四周有情無情成一條大河——

「我在我十三歲那年創辦綠洲社。其時我正在讀馬來西亞霹靂州中華中學初一。」溫瑞安在坦蕩神州中寫道：「該地政府已透過教育部頒定英、巫文爲官方語言，華文已再也不是官方的媒介語文。學生們已漸漸罔顧自己母語的重要性。」

「家父自十六歲來南洋已四十餘年，年輕時當過大報記者、華校校長、會館要職，也教人練過拳。馬來西亞華校變質，教育改制，父親（當時任霹靂州華文教員）的聲望也就式微了，和華文的重要性同時下降。」

「我在家庭環境都不允許的情況下創立綠洲社。家庭恐怕我太注重於中文而影響其它的學業，所以不希望我太專心於中文，以免重蹈父親的覆轍。」

「但是我從父親買下的書裏讀過『明知不可爲而爲』，唸過『雖千萬人吾往矣』，我立志要承繼父親

的大志宏願，不管父親不同意。」

這一羣人曾經爲了要維持相當的人數，使一個禮拜僅餘的三、四小時華文課能繼續開班，影響了一羣馬來人，印人來旁聽華文課。在一說中文動輒罰款的學校裏，他們曾在佈告欄上大書：「我愛中華」四字。第一天寫後，字跡被拭，罰打三下；第二天再寫，再擦，罰打四下……然而漸漸有更多人起而書之，直到第二十五天。再寫，而沒有人來擦掉才罷。也曾經自己動手來辦學校不辦的華文辯論會和朗誦會，人小力薄，臺子搖搖欲墜——「那是怎樣的一羣『小鬼』？」我忍不住想。

「一九七二年，我們成立了綠林、綠原、綠湘、綠田分社。一九七三年，溫任平先生調返吡叻州任教，連合綠洲等五個兄弟姊妹社團，成立『天狼星詩社』，舉辦馬華文壇第一屆詩人大會，同時開成立綠叢、綠風、綠島、綠野等分社，共十大分社，鼎盛時基本社員一百三十四名。」

馬來西亞天狼星詩社先後辦過多次「唐宋八大家」文學研討會以及「振眉詩牆」作品發表園地。「唐宋八大家」顧名思義有文起八代之衰的慨然之志。每

個月舉行一次，參加的八個人必須提出自己一個月來的作品和讀書心得互相批評討論，是否下過真功夫當

：『哈！哈！我又寫了一首好詩！』逐漸的我們也在牆上發表自己的作品，日後遂成規矩。

下立見分曉，不認真者將以投票表決的方式被迫退出而另選新秀參加。爲了提出一篇心理學的論文溫瑞安做了五本筆記，才敢在「唐宋八大家」上提出討論。演變迄今，已蛻爲「新唐宋八大家」形式稍異，與會者不只八人，研訓內容亦加以擴大。

一九七六年，溫瑞安等人在臺成立「長江組」，後改號「神州」。諸位讀者若入木柵試劍山莊「莊門」，則見右方牆首懸一「雌雄榜」上貼遠近天涯函，入內則有「振眉詩牆」赫然而立。

「在馬時，振眉詩牆不過木板一方，溫大哥爲了激發大家的創作，就將自己的詩貼在上面，偶而附曰



別看它只是一面牆而已，

振眉出刊，上下驚動。競爭之烈，套用溫大哥的一句话：即使晚上十二點鐘截稿，十二點零一秒都還有人急急忙交稿，不肯放棄最後一秒鐘競爭的機會。

放榜前，會員一律關在『黃河小軒』，直到大哥從門縫遞進一張字條：『第××期振眉詩牆已在民國××年×月×日×時×分×秒隆重出版。』衆人登時奪門而出——常因同時擠在門口反而出不來。看榜的情況更可當成許多絕妙好辭，或近攻或遠交，或乾脆先看落榜的文章，其中若無自己的名字，才心跳連連的去

看榜。一旦發現自己並非第一名，就連連大叫，發誓

下次一定要寫出一篇空前傑作來壓倒羣雄。」

周清嘯說，溫瑞安曾在第十期的長江寫道：有人說小小的一面牆編一份稿，有什麼稀罕？殊不知此乃真寫作之樂也！天下間又有那一本刊物能令他們如此欣喜若狂？而大家這份歡狂都泯滅不見只怕非喜乃悲了。

神州詩社不只有激越的豪情，入世的浪漫（非散漫），還有嚴整的組織，社內分爲六部三組：一、決策部，二、編輯部，三、出版部，四、文藝部，五、督察部，六、社務部，與龍、虎、鳳三組。成員照資歷分爲新秀、中秀、老秀與老頭子四者，晉級考試非常嚴格。

社員要能够接受身心的淬勵，「直到一把閃閃而立的劍。」他們說，眼瞳閃出明亮的自許：「可是，我們也反對自以爲高人一等的想法。最是：只有我們這些人才成成大事，這等話聽了就悞，真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希望？再說，劍雖慄烈，鋤頭、菜刀難道不重要？」

除了奔波工作、讀書、寫書、擺地攤賣書，四處

推銷書以外，他們還需練武。

「因爲練武訓練的是一種必要時無懼的氣概，這氣概不一定是拳頭，可能是一種受胯下之辱的耐力，一種天地有正氣的堅韌，可能是一聲斷喝，一首歌：……」

「我們要打破所謂詩人不過是那種手無縛雞之力，處處以怪癖自重的人的觀念。詩人不過是一個更「人」的人，關心這個意情薄涼人世，關愛這個冷暖人間，關情這個短暫人生。他也許受到打擊，變得超然逸世，乍醉佯狂，但都根源於心中一股活潑潑的愛，這股愛的力量才是詩人的身分證。」

「你看我們的黑板，節目永遠排得滿滿的，這就是我們過的一般生活。我們強調生活上的磨練和體認，務使知識都變成智慧。」

練武，化衝突交鋒而爲肉體上的靜動威脅。任你再英雄，被人踩到腳趾也一樣痛徹，由此直接了解個人的脆弱，由此更能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由練武尤其可進而追求「俠」的境界。「所謂俠，它是一種志氣，首先他具備了節操與力行，而且脫離了前後任一環節，皆不成「俠」。……有松柏節操

的人可以成「隱士」，有赤手屠龍的人可以稱「勇士」，悲歌慷慨者可以稱作「豪士」，義之所至在所不辭可以稱作「義士」，但俱未被稱「俠士」。俠者，首先他就是不計成敗的，唯有俠可以摒除知識份子囿顧人民的心理，士大夫高高在上的自負；甚至對高官厚祿強權暴力的存在起對抗，與惡勢力起衝突。每一個橫逆的時代，都有這樣的人出來，以知行合一的方法，來流第一滴革命的血，來染紅黃花岡，來震撼天安門！……武術搏鬥時，並非嗜殺好勇者勝負的問題，而是二人相與，你來我往一種最性格最坦率最真誠的相還而已，……這是發揮個性，大智大勇的好訓練。我要社員練武，是要他們知道止戈爲武，而仁道並非先恕己容己，而是先勞其筋骨堅其意志，方能推己及人……。因爲練武最重小枝節，所以也是成大事者最好的學習途徑，而從武德方才進一步體會到俠的意義。當然俠者並非必需是武者，但却必須是勇者。

我們不希望神州社僅止於一個溫室，因爲我們都不是可以偏安苟存的人……在社員們在天臺上，不管男女，咬着牙苦練，受了傷流血，然而終於學得了這些，打出一拳時，天地無礙；踢出一腳時，心氣清明

！這便是我們練習的意義：不是去逃避打擊，而是先經得起打擊。由於武士每分鐘都面臨死亡的考驗，所以更珍惜生命。（「十駁」）

在一次座談會上有人以「主人」的身分說：「愛國是我們的事！」溫瑞安靜靜回道：「可是要你們愛國却是我的事！」

「我們並不要求別人的想法和我們一樣，我們只希望經由溝通使彼此的觀念更清晰，到底大家都是二十幾歲的年青人嘛！」大二的曲鳳還身着自己練武道袍，大大的眼睛看著我說：「尚未了解之前就施以批評，讓雙方都只覺得受傷害又何益？辯論時的氣魄當然應該有它的凌厲，可是所謂氣魄本身就是一種不傷人的風度！我們希望的是通過辯論達到的了解之境。」

「這種了解之境，小而社團，大而國家，甚至世界，就是我們『天下人皆成神州人』的心願，也是詩社與這世界最遠的共通點。」溫瑞安接著說。

「失望是一定會有的，可是只要有希望，不絕望就好了，已經肯定的理想就要做下去。只要現在發光

，管它一百年後是什麼！——現在發光，等於一百年後還有那麼一點光！只要是種子，落實到土地裏，就得開花，就得生長，就得努力抽根發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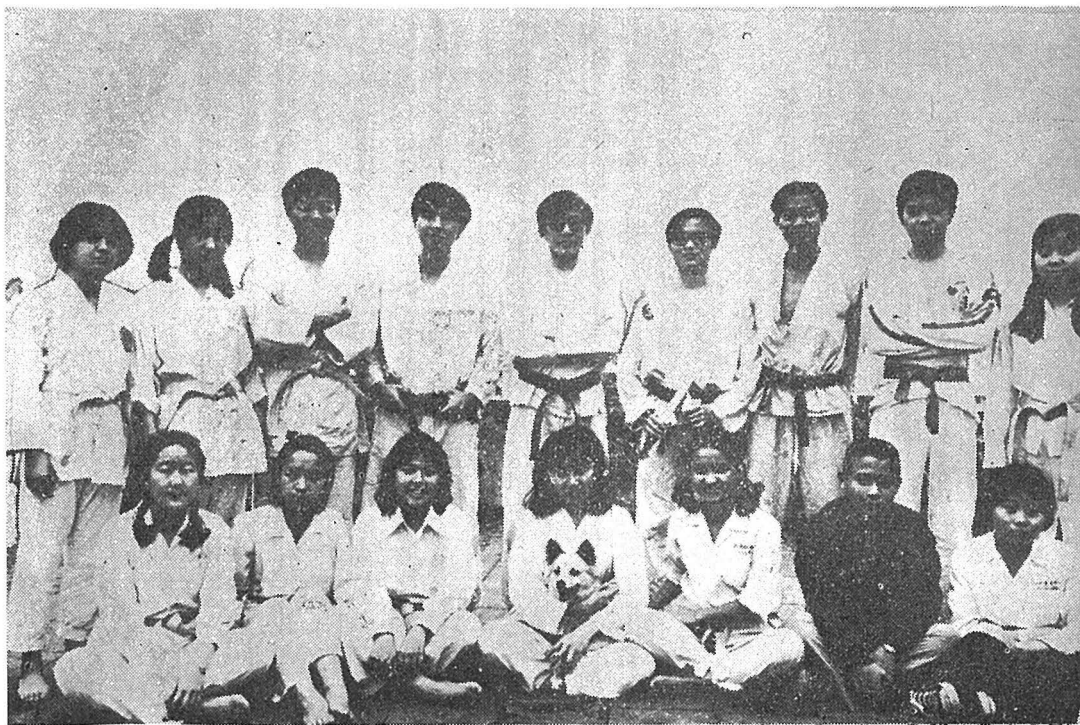
「有人自認懷才不遇，動輒引蓮花自喻，可是如果真是蓮花的話，就麻煩你也開點花吧，不是站在污泥裏閉眼抽嘴就能享得一池天光水色。」

如果有人看到他們練武、寫作、辯論……好似和命運作戰般的努力緊張，看到他們少年彈劍，急著不負青鋒，急著不虛此行。覺得他們或許可愛，或許可佩，然然——這樣做真能達到你們的理想。

× × × × ×

若有人問：他們是那麼年青，難道，真能承當「千載憂難已，深宵劍自鳴；直行終有路，何心計枯榮。」的浩然？真的真的，明日，成敗不計生死不復的坦蕩？他們真的認為這樣做能够成功？

「其實，這些疑問是多餘的。夸父為何要去逐日？愚公為何要去移山？你應該慶幸愚行不是自你開始，它是經歷過許多朝代，許多蒼涼，最後仍留下的煊赫，像椶匾上猶未脫盡的數金，映照著這一角暗淡，這一角行路難的武林。」溫任平先生在「將軍令」的序言



中自有一分不計成敗的會心。一番不言而喻的答辯。

「……要是受傷呢？」

正如這窗前，煙和光，千萬人中的一觸

驚喜一場，各自分散，永不相忘

少年只有一次……花只開一次最盛

你只走一次深夜的長街

未央。霧濃。獨自行

梆聲響起還是樓頭有人吹簫

使你警覺人生如夢

所有的期待只不過是一盞燈

明知感情只有那麼一陣

年少只有那麼一次

偏偏許多人都放棄

你怎能選擇沒有活過呢？

(「長江」)

神州書目：

一、詩社全體同仁結集書目

1、風起長城遠(詩社史)——在大馬創社

十年的歷史(故鄉出版社)

2、坦蕩神州——(長河)

3、高山流水知音——詩刊(故鄉)

4、神州詩刊第一至五期

5、滿座衣冠似雪——雙月刊(皇冠)

二、個人詩集

溫瑞安

1、「將軍令」：詩集，大馬出版

2、「狂旗」：散文集，楓城

3、「鑿痕」：小說，四季

4、「回首暮雲遠」：散文，四季

5、「龍哭千里」：散文，言心

6、「今之俠者」：小說，長河

7、「白衣方振眉」：武俠小說，長河

8、「四大名捕快會京師」：武俠小說，長河

9、「三人行」(同馬行)：散文，皇冠

方娥真

1、重樓飛雪——散文(源成)

2、日子正當少女——散文(長河)

3、娥眉賦——詩集(四季)

黃昏星，周清嘯合集

兩岸燈火——詩集(自費出版)